

内心埋藏着追求自由的种子

尽管怀特黑德并没有言及现实,但他其实是以小说的方式重现黑奴制度的黑暗,考量当下美国民主制度的核心价值

书间道



《地下铁道》
科尔森·怀特黑德
上海人民出版社
2017年3月

美国作家科尔森·怀特黑德的《地下铁道》，是一部描述黑奴从南部逃亡到北部寻求自由的长篇小说——悲凉、惨烈、恐怖，几乎贯穿了整个美国黑奴制度的历史，而小说写及的内容，则以大量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，最大可能地还原了19世纪美国内战爆发之前，生活在南方种植园里的黑奴受欺压、遭凌辱的真实场景。作者一方面深刻揭露了黑奴制度的残暴与黑暗，另一方面告诉我们，尽管奴隶主的残忍没有底线，但黑奴们追求自由的愿望和勇气却从未曾消失。

所谓“地下铁道”，原指19世纪美国废奴运动中的秘密路线网络和黑奴避难所，它既是一个真实的存在，又是一个虚拟的隐喻——它曾经帮助大量南方非裔奴隶成功逃往自由州和加拿大，它又有着“应许之地”“约旦河”等各种不同的称谓：其中，帮助奴隶寻找铁路的人叫做“代理人”，引导奴隶逃亡的人叫做“售票员”，奴隶藏匿的地点叫做“车站”，逃亡的奴隶被称作“乘客”或者“货物”……怀特黑德正是以这条既真实、又虚拟的地下铁道为线索，并将其想象成一条现实中真实存在的铁路网络，来讲述黑奴们惊险逃亡的过程。

怀特黑德笔下的科拉是一个“第三代”黑奴，她的母亲梅布尔是那个地区黑奴中为数不多的成功逃亡者之一。科拉继承了母亲的个性与勇气，她曾经多次亲眼目睹许多男奴被吊死在树上，尸体留给秃鹫和乌鸦饱餐；她也早已习惯了同伴们在她的身边逝去，这没什么大不了的，“到了冬天，没有谁的名字还会给人记住，她们留下的印记着实太浅”；她曾经看到过自己的同伴被九尾鞭打得皮开肉绽，还看到过一个逃跑的奴隶被抓回来，“被当作玩具被种植园来客各自鞭打，最后被阉割并被淋上油活活烧死”。科拉明白，生活在这种极端的环境里，倔强和顽强才是保障生存的前提，她知道自己在苦难等级次序中的位置，但在她的内心深处，却一直埋藏着一颗追求自由的种子，一旦时机成熟，这颗种子就会生根发芽，并最终结出果实。

在接受奥普拉读书俱乐部的采访时，怀特黑德这样说道：“若我不是已经身为父，我可能不会写成这样一本书。当我自己有了妻子和儿女，我才能真正意识到黑奴制度的残酷之处——它对于家庭的摧残。”的确，黑奴制度的恶劣，即在于对黑奴的非人化，黑奴只是某些白人的一种财产、一种物品、一种干活的工具，黑奴被当作“物”卖来卖去，等待他们的只有无休止的工作和肉体的摧残。身为一名黑奴，白人会吃掉你，而为了争夺生存的资源，有色人的同胞同样会把你生吞活剥，这就注定了黑奴一生的悲剧，因为这不意味着黑奴任人宰割的命运，同时，也意味着“可能某天你从田间摘棉花回来，就会发现自己的孩子被带走了，你的丈夫不见了，你的母亲也消失了”，一个完整的黑奴家庭就此破裂成碎片，天地之间突然只剩下你孤零零的一个人……

单就故事而言，《地下铁道》无疑是一部非常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，然而，在写作手法上，怀特黑德却将现实与幻想巧妙地糅合在一起，从而形成了一种充满张力、富有诗意的阅读效果，这使得整部小说带有一些寓言的色彩，具备了一定的象征意义——黑奴制度固然已经成为历史，黑奴制度之于美国社会的影响却并未消失，尽管怀特黑德并没有言及现实，但他其实是以小说的方式重现黑奴制度的黑暗，考量当下美国民主制度的核心价值。正如奥普拉·温弗瑞所言：“它只是创造出空间，让那些思想和感受自由发生。”王淼

大男子主义是一个刽子手

与其说这是部小说,倒不如算是本传记

悦读



《上海王》
虹影
四川文艺出版社
2016年9月

大上海风雨晦暗，没点胆魄，何以立足？筱月桂尤以女儿身为此证明。从书中多处采用的第一人叙事手法及后记来看，筱月桂此人是有史可依，有据可查，与其说这是部小说，倒不如算是本传记。

孤女筱月桂自幼饱受饥寒虐待，更被娘舅家卖进上海的妓院为婢。她竟未反抗？因为那里才有活命的可能。洪帮老大常力雄对她一见倾心，要迎娶进门。原以为苦尽甘来，谁料上海王被突然暗杀。筱月桂产下女儿后，被鸨母夺走，孤立无援。《上海王》由此拉开序幕。

筱月桂这个粗使丫头没裹过脚，鸨母就是嫌她脚大，才不让她去接客。当她穷困潦倒时，为了赚取女儿的生活费，也不惜改名换姓在二三流的妓院里接客，长达四年之久。但是，她的人格和思想始终是保持独立的，时刻想结束苟活的日子。重返上海滩，成立了滩簧班子，只唱郊县乡土剧，但经革故鼎新，形成了时尚的“申曲”，也给式微的本地剧杀出了一条血路，而自己也在此得到了“申曲女王”的美誉，拥有粉丝无数。

爱情自由也是近十来年的事。虹影对这一话题的情节设计和笔力描绘十分大胆。筱月桂不但大胆地追求爱情，而且毫不避讳地索要性事。除去为妓岁月，她一生中有过三个男人。对常力雄这个年长三四十岁的老男人念念不忘，是因为他是女儿的父亲，当然也敬仰他的英雄气概，此外就是对初尝肉体之欢的迷恋。黄佩玉生性阴险、反复，对筱月桂也没有爱，只想占有这个可以象征权势的女人。余其扬未必是筱月桂此生最敬佩的男人，却是她最爱的男人，为他舍得出一切，几年的欢愉要她用一生来缅怀。

对筱月桂这样一个敢说敢做，脑筋活络，豪气尤胜男儿的女人来说，沉淀到一定时候，会不期然地得到相应的社会地位。她无意卷入权力争斗的漩涡，却总能巧妙周旋。当她查出策划暗杀常力雄的真凶就是黄佩玉时，不惜铤而走险，冒着生命危险，设计杀死他。之后，倾尽所有资产帮余其扬开办银行，度过了洪门的财务危机，也将他推上了洪帮老大的位子。她在摆平洪帮各种纠纷时，游刃有余，征服洪帮老臣，更是绵里藏针，恩威并施。黄佩玉在上海滩撑场面，全靠捐钱买权，而并不完全是自身能力。可见筱月桂才是真正的女上海王。余其扬远走之后，她名正言顺地接替了他，成为第一个女投资家。此时，筱月桂已成为大上海的宠儿：“许多年轻的女孩子梦想着成为她，许多年轻的男孩子渴望拥有她。”

虹影还为筱月桂设置了多组对比。比如和六姨大路兰香，同为名坤女伶，相形见绌，在争宠闹事之时，两人立见高下。筱月桂斗智不斗力，已是胜出。最令人揪心的是和余其扬之间的对比。筱月桂是余其扬一生的挚爱，可以为她豁出性命，但是当筱月桂说到结婚时，他却害怕了：我永远控制不了她，而她却能轻易掌控我；做我这一行的，家里不能有悍妻；家里有个我服的人，我在外就无法威服别人。诚然，筱月桂比余其扬更能担当流言，成名后能坦然面对过去的为妓生涯，也不介意做余其扬的偏房，只希望能陪伴在他身边。千年中华文化固然璀璨于世，可所遗腐朽不仅断送了无数本可风华绝代的女性，也埋葬了许多本该美好的爱情。

民国是一个动荡乱世却又气韵天成的年代，一如大上海这位传奇女子，一生坎坷，却又让人仰望。虹影用平淡的文字诉说着筱月桂的生平，一切都在有条不紊中。江泽涵

我的家在东北

本书只是一本外国人在东北三省游居的观察记录,可以作为外界了解东北的一扇窗

好书我读



《东北游记》
迈克尔·麦尔
上海译文出版社
2017年1月

“假如你先生来自鹿港小镇，请问你是否看见我的爹娘，我的家就在妈祖庙的后面……台北不是我的家，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。”多年来，罗大佑的《鹿港小镇》不知在深夜里赚取了多少身处异乡的人的眼泪。命运的大潮席卷着我们这些不知所措的赶海人，或憧憬，或迷惑，或茫然地离开家乡。

世间的去来总有奇妙的姻缘。美国人迈克尔·麦尔因娶了一位东北姑娘，自觉自愿地来到辽源“荒地村”做留守女婿。他将这几年在东北居住的经历，写成了《东北游记》，意在告诉美国乃至全世界的朋友们：经历过历史沧桑的中国大东北，那些祖辈辈久居于此的东北人，如今变成什么样了！

值得一提的是，麦尔的媳妇儿并未夫唱妇随地归乡。仍然在繁华的香港做着高级白领的工作，与麦尔通过现代化的手段交流信息，了解村里的情况。麦尔在书中一直称呼妻子为“弗朗西斯”，甚至读到后来，我们几乎遗忘了她的中文名字“丹”。不过，她说过，她讨厌这个名字，她更喜欢自己的英文名字。

弗朗西斯的直率，更能代表一种中国小镇青年的生活态度。“逃离”，成了他们人生中的主题词。逃离家乡奔向北上广，可想逃离北上广的时候，已经回不去家乡。他们犹如困兽，被困在自己年轻的抉择里。

但麦尔的书里，绝没有这种情绪。他将异乡人好奇的眼光，投向了留守在这片黑土地上的人们：三舅、三姨、三姨父，以及关老师……还有“大碴子”味浓重的东北话。他觉得一切都很有趣，但却无法洞察到事物的本质。或许是为了给美国读者提供阅读便利，麦尔采用大量的篇幅介绍东北由满清开始的历史。东北是大清立国的发源地，包括辽吉黑三个省份，又与日韩和俄罗斯毗邻，是近现代史的战略要地。

有意思的是，弗朗西斯的祖上，并非土生土长的东北人，而是上世纪30年代从河北移居至此的。由此可见，东北的丰饶绝非传奇。闯关东也好，举家北上也罢，甚至连当年被视为“侵略者”的日本开拓团，也是一帮农民为了活命，拖家带口地漂洋过海而来，最终成为战争的牺牲品，留下了一段剪不断理还乱的血脉情缘。

如今看来，富饶易居的东北已经成了过去时。身为外教老师的麦尔，也许无法详尽地分析衰败原因，或是展现具体表现。但是，聪明的麦尔老师利用一家贯彻始终的“东福米业”，巧妙地展现了变革的潮水在世代农耕的乡村如何涨涨退退。与所有的年轻人一样，居于乡野的荒地村人，仍然要面临将地租给东福米业，还是自己耕种的抉择。荒地村，只是浩瀚历史的小小缩影而已。

麦尔与我们不同，他是路人、游客和旅行者。他着实无法体会生长在这片黑土地上的人们的乐与痛。就像看到以玉米垛、喇叭吹奏和扭大秧歌为开头的MV《家在东北》时，每个东北人都会泪流满面，“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……我妈妈从小嗓门就亮，每天她唱着山歌去学堂。”东北人的乐观、豁达和豪气，才是东北的希望。

本书只是一本外国人在东北三省游居的观察记录，可以作为外界了解东北的一扇窗。而东北人，却有着与罗大佑一样的感想。即便家乡不像北上广一样摩登现代，可东北，仍然是我们的家。夏丽婷